

故乡吟

# 哦，那棵皂角树

田禾

身居异乡四十多年，原本善感又即将步入老年的我，更多了几分怀旧之感。对家乡的山、家乡的水、一草一木，都是那么眷恋，感觉都是那么亲切、那么迷人。

魂牵梦绕，如烟的往事，特别是老家院内那棵皂角树，似乎长在心里一样，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清晰。

我的老家在鲁西南运河边上，一个远离县城普普通通的乡村。从我记事起，院内东北角那棵皂角树就已经非常粗大了，须两个成年人合围才可以抱过来。它树冠巍峨，枝叶繁茂，二十余米的树冠大半伸出一人高的土院墙外。无论下多大的雨，刮多大的风，只要躲到那棵树下，身上一滴雨也淋不到。

当地村民在街上及院子内栽种的大都是柳树、榆树、槐树、杨树，我家的皂角树是村里唯一的一棵，方圆几十里以内也鲜见。每每有外村人路过，都不由自主地驻足端详，啧啧称奇。夏秋时节，肩担手提或推着小车的路人、做小买卖的生意人及串乡入村的货郎，大都在树下歇脚、乘凉、避雨和做买卖。

听爹说，这棵树是他爷爷栽种的。皂角树不仅有镇宅辟邪的功能，其干燥的棘刺还可以入药，具有消肿脱毒、排脓、杀菌等功效。从我记事起，每当走近它，我都要抱一抱、亲一亲它，因为娘说小男孩经常亲抱大树，身体会长得特别快，长大了会和树一样粗壮挺拔。

每到春天，从树下走过，看到枝条上的嫩芽变成嫩叶，再变成绿叶，颜色由嫩黄转为鲜绿，再到碧绿，周围的空气也仿佛受到感染，令人陶醉。

立夏时节，皂角树开满花朵，在微风中舞蹈，香气四溢。小鸟隐蔽在碧海绿涛里鸣叫，蜜蜂也在白花绿叶间忙碌。花败的时候，树下散落一层厚厚的花瓣。夏天，嫩黄的皂角从绿叶丛中探出头来，挂在枝头，或似月牙，或似镰刀，随风晃动，在阳光下熠熠闪光。

深秋，皂角变得紫黑油亮，形如刀鞘。微风拂过，皂核敲打皂角壳，叮咚作响，像无数个悬挂在树上的风铃，更像是一群精灵在荡着秋千。

皂角树最为显著的特点，是长有张牙舞爪的一簇簇如小斧头样的怪刺。树身生有坚硬锐利的大刺，直愣愣地竖着，约有大半拃长；枝杈上也密布着红褐色的小刺，尖尖的、硬硬的，很难折断；树根裸露在外，宛如几条受到惊吓躬起脊梁的小龙潜入地下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物资匮乏，连买块肥皂都要凭票供应。见左邻右舍端盆抱衣服去池塘或者小河边洗衣服，善良的娘总是提醒她们说：“俺家皂角树上有皂角，恁们去摘几个用吧。”

小河清澈见底，岸边的青石板平坦光滑。洗衣服的人挥起棒槌，将放到脏衣服里的皂角砸碎，洁白的泡沫

从衣服缝隙流出来。这种泡沫极为丰富，去污力强。然后，将衣服按在青石板上，用力反复揉搓，再放进清清的河水里冲洗。用皂角洗过的衣服会散发出一种特别的香味，衣服晒干后，那种淡淡的芬芳，久久不散。

皂角除了洗衣服，还可以洗澡、洗头，既不伤头皮，又保护发质。

缺衣少食的年代，皂角也是我们小孩子喜欢的美食，选择快要成熟的皂角，砸出皂角籽，剥去外边的表皮，里边露出一层半透明的胶皮，嚼起来很筋道，有点像牛皮糖。

此外，村民还把皂角作为男婚女嫁的吉祥物，压进箱底、棉被，预示多子多福，吉祥如意。

村里曾流传这样一个故事，村东老李家有四个儿子，小儿子腊月娶进媳妇，开春分家，大儿媳妇过门早对家庭贡献大，执意多要十斤小麦，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，小叔子妯娌当然都不答应。一气之下她往村西南的柳青河跑，意欲跳河自尽。跑到皂角树下，也不知是裹脚布子还是扎腿带子突然开了被她踩到，摔了个跟头，人还没爬起来，一个大皂角落下，不偏不斜砸在她头上，迷信的她认为这是老天不让她死，摸了摸头上的疙瘩，捡起大皂角，立即折返回了自己的家。

还有一个故事，说本村嫁到外村的一个姑娘，结婚八年一直没有怀孕，半夜三更虔诚地在皂角树下祷告了三次，居然生下了一对龙凤胎……

以上两个故事纯属巧合，但这棵皂角树在村里人的心目中，依然像神一样地存在着。它似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，承受了风霜雨雪，翘望了日出日落，沐浴了月圆月缺，领略了晨昏交替，见证着似水流年，咀嚼了红尘的温热冷暖，品味了人世间的离合悲欢。

皂角树下，是我儿时的乐园。

依稀记得曾唱过一支朴拙的儿童歌：“皂角树生怪刺，刺鬼刺妖镇宅子；皂角树结皂角，洗头洗衣吹泡泡……”

而最生动、最让我难以忘怀的则是候鸟随着季节的如期而至，春天四五月的早晨，布谷鸟隐伏在皂角树的树叶间，发出“咕咕、咕咕”粗犷单调的鸣叫；到了小麦成熟快要收割的六七月，四声杜鹃又隐栖在皂角树浓密的枝叶里，发出响亮的“快黄快熟、快黄快熟”的声音……

春夏秋季的白天，我与弟弟妹妹及邻居家的玩伴，在树下无忧无虑地或做游戏或追逐嬉戏，看朝阳晚霞给皂角树涂抹上淡淡的金色，看紫燕北飞大雁南归，我曾天真地用眼睛丈量那蓝蓝的、高高的天空究竟比我家的皂角树高多少。

夜晚，在皂角树下仰望着美丽的夜空，我曾多次数过闪烁不停的星星究竟有多少颗，很遗憾，总也数不清。挂在天穹的星星可能是看不起像我这样的小孩，它时明时暗，仿佛是眨巴着眼睛十分得意地嘲笑我们的懵懂

无知。

那个年代，农村没有什么娱乐项目，我记事以来，大多数夜晚都是在皂角树下，大人做活、小孩玩耍。记忆中爹与本家叔叔或邻居在此乘凉，他们有的嘴含小烟袋，有的抽着用废报纸或是小孩子写过字的作业本卷起的旱烟，说着诸如天好久没有下雨，村北洼地里的庄稼旱得焦黄，南边的庄稼该疏苗了，或是李家的猪长得好肥，老王家的大儿媳妇照顾卧床不起的公公，真是孝顺媳妇……口渴了端起脚下青花大瓷碗喝一口白开水，滋润了一下嗓子，然后用衣袖抹一下嘴角，继续大声地聊着天，烟袋锅明明灭灭，与枝叶间闪闪烁烁的星星、月亮交相辉映。此时，心灵手巧的娘借着明亮的月光，旁若无人又极其认真地飞针走线，或纳鞋底，或做鞋帮，或手摇着木制纺线车纺棉花，还不时地抬头瞅一眼在树下或院子内玩耍的孩子。

上世纪60年代末，我开始上小学，放学后、假期里，就在皂角树下背课文、做作业，或哄着弟弟妹妹玩耍，或帮着大人扒玉米、擦地瓜干。

有时，娘一边做手中的活一边给我们讲故事，这时我们一群小孩子就会停止打闹，光着小脚丫席地而坐，侧耳聆听娘讲牛郎织女、孟姜女哭长城、白娘子和许仙的传说。娘讲得最多的是北宋杨家将与辽国萧太后打仗的故事，爹爹每每听到，都会取出嘴里的喇叭筒纸烟笑着说：“哈哈，又说你们祖宗老杨家的故事了。”小时候不懂，长大了才知道，住在东平湖畔大古墩的姥姥家姓杨。

此时，月光透过斑驳的树叶洒下来，洒在身上就有了一个个大小不一的银色斑点……

聪明的妹妹突然发现小厨房门口的水缸里有了月亮，给小弟弟洗澡用的陶瓷盆里也有了月亮，我和弟弟觉得惊奇，天上的月亮怎么掉进了缸里、盆里？便急忙从地上爬起来跑去争看，我们几个孩子争抢着说：“大的是我的，我的！”妹妹见大家与她争抢很不高兴，非常委屈地噘起了小嘴说：“俺先发现的，大月亮该归俺！”娘停下手中的活计赶忙道：“归你归你，归俺宝贝闺女。”一时间，欢声笑语便在皂角树下荡漾。

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，这一个温馨的画就永远地储存在了脑海里，铭刻在了心间。虽然过去很多年了，但我依然会常常想起这棵皂角树，想起在皂角树下与爹娘依偎、与弟弟妹妹相伴、与同村发小玩耍的情景。不知多少次，我自言自语地说：不长大多好，不出远门多好，不离开爹娘多好，让皂角树下那段美好的时光定格多好。

往事已逾几十年，疼爱我的爹娘前几年已先后作古。我的年龄也已过花甲，然而不老的记忆、难忘的乡情，总是挥之不去，泪湿青衫。

诗歌港

## 鹅卵石

吴刚

珍珠，没它坚硬  
宝石，没它质朴  
历经几万年砾石碰撞  
海水打磨  
已出落得珠圆玉润  
靓丽可人

它尝尽世间冷暖  
耐得住寂寞  
却丢失了棱角分明  
只能供人把玩  
有些更徒有虚表  
沦落为机器的填充物

它虽有很深的文化底蕴  
最有名的当属  
苏轼“北海十二石记”  
却待字闺中无人识  
只有造型图案上佳之品  
才引起人们竞相追逐

一双无形之手  
斩断伸向它的黑链

## 调寄翠竹林

于大卫

溪水旺盛着一片翠竹  
笔直林立  
支撑着湛蓝的晴天  
细长苍翠的竹叶一律低垂  
面向大地

我抚摸着每根光滑的竹竿  
仿佛它在温馨地告知我  
虚心才使自己向上

大风劲吹  
翠叶紧紧护卫着枝条  
微风摇晃着苍翠  
窸窣有声  
大地是我的母亲

它们根连着根  
吮吮着清澈的乳汁  
一年四季  
浓郁着永不褪色的苍翠